

书,是我一生的“装饰”

□ 汤云明

这一生别无所长,唯有书,始终和我不离不弃,甚至可以说,书是我这一生最好的“装饰”。

这些年来,随着电子刊物和电脑、智能手机的兴起,传统的纸质书刊,已经越来越不受青睐了,发行量也在急剧下降,不少报纸和杂志被迫停刊,就连图书馆也变得门庭冷落。面对书的尴尬,我却依然热爱着她,这些年来,唯有她可以慰藉我的人生,可以让我在这个人情冷暖的世界得到一些温暖和自信。读书,可以让人心平气和地面对人生的起落不平,可以让人有宠辱不惊、看淡急功近利的大度和宽容。

我甚至认为,生活可以被安排得极为黯淡,思想却必须在天空中飞翔。可以说,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可以简单到极致,甚至于达到了对自己苛刻的地步,但我对书的占有欲却永远不会满足。对于我来说,有简单的衣食就好,衣服可以简单到不影响形象就行,食物简单一些,粗茶淡饭即节省了开支,还有利于身体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书,我也不需要任何的金银首饰、玉器、珠宝来装饰自己,对于我来说,它们一分钱也不值。结婚的时候,我给妻子买过戒指、项链、耳环,但我什么也不需要她买给我。她找熟人给我买了一块不错的有我属相的玉坠,但我一天也没有佩戴过。我认为,与其用金玉装饰自己,不如用书香和知识来熏陶自己,充实自己。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就写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比喻只要饱读诗书,学有所成,气质才华自然横溢,高雅光彩。后人就把“腹有诗书气自华”看作读书三境界之一,另外两个境界分别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书山有路勤为径。

我收藏的书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父亲留给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现在父亲年纪大了,他的书就由我保管,这些基本上是个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出的书。另一个部分是我上大学和写作之初疯狂的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旧书。当然,最多的部分是写作近30年来收到的大量赠书、样书和奖书。

书读得多了,也就有了写作的欲望,以及发表自己主张和观点的冲动。由于坚持写作的原因,发表了文章,大多数编辑部都会寄一至几份样书或样刊来收藏。还有一些刊物,因为我经常投稿,即使没有刊用我的文章,也会把我当成发行对象,每期都寄我一份。现在一些有奖征文特别是关于读书的征文也经常会以书作为奖品来发放,还有的刊物会以书作为稿费来发放。现在,自己偶尔也会买点喜欢的书,还会应编辑的要求订阅了几本杂志。以上种种再加上全国文友的赠书,参加文化采风活动的纪念书,平均每天,我都会收到4本以上的图书或杂志。

长期的积累,我的家里已经是负重不堪。每一年,我都会清理一两次,但经常是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丢,有时一本书拿起,放下几次都抉择不了。但又不得不清理一些,就只能先放弃那些不是纯文学类的内刊,或者没有名气的小刊,或者一些没有保留价值的图书,而对于有我文章的样刊,总是一本也不舍得丢弃,除非人家寄给我样刊超过两本,我才会留下两本,而把多余的丢弃。今年,云南省某县的一个文化扶贫工程,需要向社会募捐书籍,我一次就捐出几十公斤,让这些书有个好的归宿,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的家不大,但书不少。只有一个书架可以放二三百本书,其余的只能装在一个个纸箱里,等书架顶上、衣柜顶上、阳台上摆满了,就只能顺着墙壁堆码起来。时间长了,这些书成了一堵堵墙,占据了家的不少空间。有时,妻子也会抱怨说一家的“烂书”,我只能说:“读书人不爱书,又要去爱什么呢?再说了,书香门第不是自古以来人人都向往的生活方式吗?”

我始终认为:书,是我这一生最好的“装饰”。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写下去,让文学记录我的人生,记录我所经历的社会和时代。当然,我也会一直爱着书,收藏着越来越多的书。也许,我会在老得不能动弹之前把它捐献出去。或许,在我百年之后,这些书会被怎么处理,就听天由命吧。

今天,2月24日,距庚子鼠年“除夕夜”,整整一个月。今年春节不一般,我的感情别一样,“岁岁平安”的情景与心态一扫而空,我们在防控“新冠肺炎”病毒中过年,在“居家隔离”的狱火中锤炼。“家”“国”情怀,亲朋互爱,天涯人远,牵挂永驻。

“绿水青山狂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一个月,防控疫情的态势积极向上,我的心态从初始的焦虑、无奈,发展到静候、企盼。曾经否,1958年,我在南京“游府西街”小学读书,听老师讲过余江消灭血吸虫的故事,2003年,抗击“非典”,我在宝应供电公司,为把疫情拒之县门之外,献着爱心,唯独这一次,万家灯火之日,春暖花开之际,武汉疫情病毒肆虐,我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宅男”。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远离亲朋举杯欢庆的日子,静下心来,看“疫情动态”,成为我每天活动的主要内容。“保卫武汉”、“保卫湖北”、“保卫全中国”,此时此刻,我又听到《黄河大合唱》的旋律。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的神速兴起,我目睹了“精准施策”的决心和意志。千军万马驰援武汉,我感悟人民战争的力量。“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非典”期间,我们保护了“90后”,现在的“90后”,正义无反顾地奋战在“抗疫”的战场上,重灾区有她们的身影,志愿服务有她们的足迹,无悔的实战,书写闪烁的青春。华雨辰,小学音乐老师。杨雪传媒主播,在非常时期,他们“不爱红妆爱国防”,用真情的爱,不服的劲,汗水洒在驰援的征程中,民警的一个“敬礼”,使她们体会“理解”的力量。“零号病人”是谁,据说,2003年是果子狸,2020年是蝙蝠,是好事者惹的祸。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自己,只有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的世界才会更美好。病毒能横行一时,终会葬身在人民战争、阻击战、保卫战的汪洋大海中。

重读毛主席《送瘟神》诗篇

□ 李增俊

我读《艳阳天》

□ 老夏

我的学生时代正值我国的“十年动乱”,在那个读物极度匮乏的日子里,著名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竟是我涉猎的文学“大部头”“处女读”。

1975年6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被大队委以政治宣传员兼通讯报道员。崭新的《艳阳天》三卷便是我从大队的“藏书室”里意外“捡获”的。

该小说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的故事,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虽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阶级斗争”,但自始至终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定信念。

《艳阳天》是浩然坚持“写农民,给农民写”的代表作。在他的笔下,农民是那样的火热,农村是那样的甜美,农业是那样的壮丽。他对农民的爱是亲人般的唇齿相依,是恋人般的你依我依,是战友般的同生共死……身为农民儿子的我读着如此亲切的文字心头自然炽热不已。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塑造人物形象是该小说的又一亮点。如:“他骑在凳子上,双手握着刨子,弓着腰,平伸两臂,用力推拉。只听得‘嚓嚓、嚓嚓’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刨花儿就像喷泉似的从他那粗厚的手上涌出来……”这是描写劳动中的木匠焦二茂的,因我的伯父就是木匠,读着它,自然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觉。作者所塑造的人物群像更是风格各异,如萧长春之沉着稳重,焦二菊之热心急切,马立本之迂酸可笑,符合那个年代农民大众的“左、中、右”人物特点……每每读着,我都会拿小说的人物与我身边的人“对号入座”,以致将平日里一直叫着的人名在心里改称其“萧书记”、“瓦刀脸”、“弯弯绕”、“喜老头”……

《艳阳天》虽是一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长篇小说,但穿插其中的爱情描写,释放出了那个年代难得的人情味。作品中的焦淑红对萧长春由崇敬到仰慕到暗恋,马琴清喜欢韩道满,以致把教育韩道满及韩安作为他们恋爱的主要内容,马凤兰调侃孙桂英与萧长春的关系引起了孙桂英芳心波动等情节描写不但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彰显着“爱情服从革命”的时代特色,更使我这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渐而春心荡漾,遂有了我与妻子“乡村爱情”的开篇。可以说,这也是我喜欢《艳阳天》的潜在原因——它是我情窦顿开的“启蒙课本”。

《艳阳天》的语言朴素晓畅,同样渗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例如,作者开篇就写到“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续上”,随后就用了一个歇后语形容“二茬子”光棍儿生活不爽:“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老实说,当年的我虽读完了高中,却压根儿没听说过,更没学过什么歇后语。第一次看到这样形象、风趣、幽默的俗语俚语顿生喜感,且过目不忘。这也为我后来做教师使知识厚积薄发奠定了基础。



海棠花开

黄伟摄

投稿邮箱:by139219@126.com

我的阅读,我的梦

□ 方钰霖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了翅膀。”莎士比亚的这句话,就是在提醒我们,读书在我们工作中、生活中是多么重要、多么必要。

我对于阅读的热爱,已经有近四十年。记得八九岁刚开始识字时,最钟爱的就是小人书,常常利用父母给的压岁钱买小人书,还有就是收捡废铁、蓖麻子等到供销社卖钱买的小人书。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拥有过一口木箱,里面全是小人书,包括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等,可以说这些小人书就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高中毕业以后,我开始接触一些世界名著,比如《百年孤独》《泰戈尔诗选》《雪莱诗选》《哈姆雷特》《三言两拍》等等。后来因写作的原因,机缘巧合到北京学习,更是如鱼得水,整天对着满屋子的书我连做梦都是醒的,也因此接触到现当代文学以及一些文学大师,虽然每天睡在地板或者暖气管子上,吃着清煮大白菜,但我的内心非常充实,仿佛听见那些大师就在耳边大声朗诵。直到我离开北京,随身携带的只有最珍贵的两木箱书籍。

再后来南下深圳,以高中毕业的学历被深圳特区报业集团聘用,也算是开了先河,上班后得知我的领导是被我的文章打动的,全篇2000余字的经济分析文章全部手写,字迹工整,没有一个错别字,而且分析有深度,编辑采用文章基本一字不改。仅仅半年时间就被评为二级编辑,负责八个版

面的编辑,每个月还完成见报文字两万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每天下班后都是大量阅读《资本论》《现代经济学》《企业伦理》等经济类书籍直到第二天凌晨。

因工作关系,我接触了大量企业管理信息,深感知识的匮乏,特别是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积累不足,即便年逾不惑,依然斗志昂扬地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入学统考,在突击复习《逻辑学》《商务英语》《大学数学》后以164分的成绩考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并在其后的两年系统学习了《企业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跨文化管理》《财务管理》《企业并购》等二十多门课程,阅读了大量的案例并撰写了大量课程论文及毕业论文。

可能是被某些情绪所触动,我开始重新写散文和诗歌。短短的两年时间,写了四百多篇(首),其中在纸质媒体,包括国家级、省级的媒体发表了上百篇(首),特别是在2018年底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诗集《南方的花园有阳光》之后,一发而不可收,2019年5月出版了散文集《花样年华》,再到2019年12月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在当今这个“电子阅读”、“快餐阅读”泛滥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沉下心来,读那些经典著作,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给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